

# 邱小姐

伏尔加河畔的  
雅罗斯拉夫尔  
(样章)

咸鱼 著

## Copyright Information

This is a work of fiction.  
Similarities to real people,  
places, titles or events are  
entirely coincidental.

邱小姐 沙漠中的蝴蝶兰

**First Edition. May 31, 2024.**

Copyright © 咸鱼

Written by 咸鱼

本作品纯属虚构。时间、地  
点、人物、名称和事件等如有雷  
同，纯属偶然巧合。

# 目录

- 第一章 秒表
- 第二章 319 案
- 第三章 私人会所劫案
- 第四章 阿斯塔纳的演出
- 第五章 逝者的独唱音乐会
- 第六章 和总统们的密谈
- 第七章 我不是“邱小姐”
- 第八章 伏尔加河畔的雅罗斯拉夫尔

## 第五章 逝者的独唱音乐会

秘书给葛涑广送来了一张门票，周六晚上七点总政礼堂，柳莺个人独唱音乐会，贵宾席。

“票是谁给的？”盯着门票上柳莺的照片，葛涑广问道。

“总政发的，说请您去看演出。据说他们给各军兵种和领导机关都送内部观摩票了，贵宾席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正常，柳莺不是那个...，于是我就打听了一圈，确实送票了。按惯例柳莺一年只办两场个人演唱会，机会难得，各位首长都等着去看呢。”

“今天周三吧？”

“是周三，司令员。”

“你问过文工团么？有人见过柳莺么？排练了么？”

“司令员，我问过好几次了，问了他们团长，团长也正蒙着呢。我也跟其他人打听了，名义上是解放军文工团组织的演

出，但根本没人见过柳莺，没有排练，也没有演出任务。当然了，让他们保密，不让说出去。”

“搞什么名堂嘛！对了，杜辛仕呢？他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还真问了，江西，前两天在井冈山老区慰问演出呢，这两天不知道，要不要我再问问？”

“不用了，随他去吧。”葛涑广摆了摆手。

“据说没看出悲痛来，也没看出异常，感觉杜辛仕还不知道柳莺出事了。”秘书又赶忙补充了一句。

其实很多人都在打探这场演出的消息。这次独唱音乐会提前三周才放出风来，又一直不见柳莺的踪影，每次有人问文工团关于演出的消息，团里的人都是一问三不知，越是这样大家越是觉得神秘，越是期待，越是不想错过。这是心里没鬼的人的想法，葛涑广就完全不同了。

秘书离开后，盯着门票上柳莺的脸，葛涑广陷入的沉思。

柳莺如果没死，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，一定是被抓了，如果查出贪腐的线索却没人找自己了解情况，这本身就不正常，而且他们还会让柳莺再公开登台演出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

不然，难道是柳莺已死，二局设了一计么？什么计呢？空城计？鸿门宴？三宣韩信？借尸还魂？

葛涑广一向认为火箭军的平均学历要高于其他军兵种，自己作为火箭军司令员，虽然军衔不能比别人再高了，但智商还是要比别人高出一截的。现在，他忽然感觉自己的智力不够用了。

如果自己真的被二局暗中盯上了，那么自己现在就是在和二局斗法，但二局的招数完全看不懂，甚至看不出有什么招数，完全是南辕北辙，胡乱拼凑，抬出死人来吓唬自己，到时候没法收场的也是二局啊。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办法在自己这里可是行不通的，只要自己步步为营，就一定能固若金汤。

摆在眼下的是一个最简单也最现实的问题，周六的演出到底去不去看？去吧，恐其中有诈，羊入虎口，不去吧，怕被认为做贼心虚，授人以柄。

想着想着，葛涑广暗自窃笑起来。他忽然感慨自己大约是老了，变得犹豫了，优柔寡断了，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判断形势，当机立断的人。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？去！当然要去了！自己倒要看看二局的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药。

事情发展到今天，其实葛涑广的内心多少有一点点后悔。当初自己喜欢上了柳莺的嗓子，喜欢上了柳莺的样子，特别是喜欢柳莺身上的那股劲头。自己是个理科生，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去形容那种劲头，但自己就是喜欢，有灵性，有韧劲，有些像年轻时的自己。后来自己陷进去了，不能自拔了，当然了，如果不是自己的位置、权势和手段，柳莺未必会屈服，未必会跟着自己。现在回过头去看，的确有些荒唐，否则也许就不用遇到目前的窘境了。但世间没有也许，只有因果循环。

葛涑广的专车刚刚停稳，就有工作人员过来为他开车门。还是他的警卫员训练有素，抢先下车拦住了工作人员，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和人员，确认安全后才为首长打开了车门。

葛涑广下车后特意扫视了一遍，贵宾上、下车区和贵宾停车场还挺热闹，看这些车的牌照就能知道，今天的场面不小。

马上有另外的工作人员上来打招呼，引导葛涑广和警卫员从贵宾通道进入剧场里面。葛涑广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配枪，他也说不清为什么，自己今天特别想带着配枪，在心里斗争了半天，虽然觉得完全没有必要，但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把配枪别在了腰间。

见自己右边的座位还空着，葛涑广开始和坐在自己左侧的海军司令员东一句西一句地搭讪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总参二局的郝局长来了，并且还坐在了葛涑广旁边，使得葛涑广心头一紧。两个人刚刚打过招呼，演出就开始了，倒是也避免了无话可谈的尴尬。



报幕员宣布，今天的独唱音乐会由解放军文工团首席独唱演员、特级演员柳莺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爱乐乐团联袂演出，门票收入将全部捐赠给残联，演出结束后观众还可以到设在通道的募捐处捐款献爱心。

剧场里的灯光暗了下来。葛涑广偷偷瞟了一眼身旁的郝局长，郝局长伸着脖子，正神情专注地用期待的目光望向台口，似乎是在盼望着心中的明星出场，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。

出场的果然是柳莺，出场的竟然是柳莺，出场的居然是柳莺。柳莺真的没死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自己一点异常都没有察觉？葛涑广感到一阵眩晕，他想站起来离开，却被郝局长一把拉住。

“葛司令员，你站起来会挡住后面的观众，柳莺的歌迷可是要骂娘的。”郝局长笑眯眯的，在葛涑广看来这不是笑，这简直就是不怀好意，是邪恶。

葛涑广知道，今天柳莺来了，自己便走不掉了。

柳莺出场后向观众致意，目光扫过葛涑广时，葛涑广感觉到了柳莺目光里的蔑视、鄙视和无视，这是葛涑广从来没见过的，也让他难以接受。

舞台上的柳莺还是那么的光彩照人，军中百灵鸟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，也确实当之无愧。葛涑广感到有些恍惚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现实当中，还是在梦境里面，要么柳莺是鬼，要么自己不是人。

这场演出是邱添和柳莺一起从阿斯塔纳回北京的路上就说好了的。

在二局安排的商业包机上，柳莺和邱添已经几乎无话不谈了。前半程她哭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多，后半程说话的时间比哭的时间长。邱添说话不太多，大多数时间只是搂着柳莺的肩，让柳莺哭个痛快，说个明白。柳莺再次要认邱添作亲妹妹，邱添明确地答应了。

飞机接近北京后，柳莺开始紧张起来，用手去摸邱添的大腿。

“姐，你是不是找我的枪呢？这会儿我没带武器。”

“妹妹，眼看快到北京了，我害怕。你不带武器，万一我们再遇到危险怎么办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本身就是一件武器，不带枪都没人能碰你。”邱添说着，还挥舞了一下拳头。

柳莺长叹了一口气。“妹妹，我真的很羡慕你的自信。我就是没自信，才一步一步落到这个田地的。”

“至少在舞台上你是非常自信的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都不确定站在台上的那个人是不是我。”

“姐，你听我的，你离开葛涑广，回到你们家大肚肚身边，你就能找回自己，找回自信，找回你的生活。”

“葛涑广能放过我么？我还能回到过去么？”

“葛涑广不可能再骚扰你了，我可以向你保证。但能不能回到过去，那就完全

靠你自己了，想回去，你就得自己争取。大肚肚一直在等你回头，但他不会主动来找你。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我信他的话。”

“妹妹，我要是早几年认识你就好了。虽然这一路上你说话总是戳我的痛处，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为我好。这年月，人都没有真心了，没人说真话。”

“我挺理解你的，别看你在台上光鲜，但其实你从小就挺苦的，幼年丧母，你爸爸又特别重男轻女。我虽然是遗腹子，但和你比，我算幸福的了。”

“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我比你幸福，至少我生下来的时候父母双全。”

“姐，今天咱俩比惨一定要有人赢么？”

这下子倒把柳莺都笑了，难得笑得很开心，但很快就又止住了笑容。“无论如何，以后我都不能再登台了，只能自己唱给自己听了，如果运气好，还能唱给大肚肚听，他最喜欢听我唱歌了，一听我唱歌他就傻笑，你是没看到过他的那个样子，

简直傻死了。”说罢眼泪又流了出来，人也陷入了沉思。

飞机已经开始下降高度了。邱添用肩撞了一下柳莺，她才从自己的思绪中跳出来，扭头问道：“妹妹，有事？”

“姐，你还能唱歌，还能登台。我出来之前就已经请示过我们局里的领导了，领导也批准了。到了二局，你把路上跟我说过的都告诉我的同事，都说清楚了，完事我接你去见你们家大肚肚。”

“好妹妹，我会的，我答应你，不能再唱歌放一边，我肯定会把知道的都说出来。”

“你和大肚肚要是重归于好，你就到我妈妈家住些日子，她那里特别清静，在那里你好好准备，咱开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，算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庆祝活动吧。”

“这个我可不敢想。”

“你要是信我，你就专心准备，一个月可以么？你有信心么？咱可别砸了招牌。”

“论唱歌，我还是有信心的。”

两个人击掌约定，一个月后开个人演唱会，就在北京，在柳莺 15 岁时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两个人谁都没有食言，柳莺说出了她知道的全部，邱添秘密接上她去见了杜辛仕，破镜重圆。邱添告诉柳莺，演唱会那天，是柳莺重新开始的日子，也是葛涑广倒台的日子，让她耐心等待。之后柳莺一直秘密住在通辽，每天健身，练声，和邱清丽闲聊，听李长春讲笑话，还去厨房学了几道菜，发自内心的笑容经常挂在脸上。

舞台上的柳莺已经唱了 18 首歌了，加上换服装和串场以及爱心宣传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葛涑广感觉自己已经快窒息了，大脑也拒绝工作了。葛涑广一直痴迷于柳莺的歌声，可是今天的歌声太折磨人了，音乐的声音也格外的刺耳，这大概是世上最折磨人的酷刑。

第 19 个节目是民歌联唱，但报幕员并没有报出歌曲的名字。观众席开始骚动

起来，人们纷纷交头接耳。柳莺的歌迷都知道，这是要表演瞬间换装的招牌节目了，都在猜测着今天的曲目和服装，有的人甚至还为到底是什么曲目争论了起来。

柳莺穿着一身新疆民族服装出场，第一段自然是新疆民歌。正如观众期待的那样，随着间奏的响起，灯光突然熄灭，瞬间又亮起，站在台上的已经是身着藏族服饰的柳莺，军中百灵鸟接着唱起了藏族民歌，台下掌声雷鸣，欢呼雷动。

按柳莺个人演唱会的惯例，民歌联唱经是最后一个节目了，台下的观众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，一直在鼓掌要求柳莺返场。不想今天的演出节目安排与过往不同，刚才的节目只是压轴，后面还有大轴，报幕员宣布最后一曲是由京胡伴奏的江南民歌“茉莉花”，这种搭配倒是从来没有听过，一下子就吊起了观众的胃口。

观众们又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起来。舞台上的灯光全部熄灭了，整个剧场霎时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屏息聆听。

前奏响起，是悠扬又略带苍劲的京胡独奏，虽然全黑的舞台上看不到琴师的身影，却已经引来了台下观众的一片掌声。聚光灯追随着一身旗袍，造型极其淡雅朴素的柳莺从台口缓缓移动到舞台中央，婉转甜美的歌声和着琴声刚刚响起就被观众的掌声淹没了。

一曲终了，舞台的灯光全部亮起，歌者和琴师深情相拥良久，之后牵手双双向观众鞠躬致谢，柳莺和杜辛仕联袂演出的最后一曲堪称珠联璧合。兴奋的观众纷纷起立鼓掌，在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，全体演职人员登台谢幕，台下也有人该谢幕了。

葛涑广显然不想接受郝局长的邀约在演出结束后直接前往二局叙谈，至少今晚他不想去。他从来都不是一名逃兵，况且他已经无路可逃，但他的确需要时间思考，也需要时间安排。

“葛司令员，你先看看这个。我是文职出身，动手动脚的事情我可干不来的，你不要难为我啊。”郝局长说笑着，把两本证件递给了葛涑广。



那两本证件是葛涑广的警卫员和司机的。葛涑广脸色不太好看，无奈只能接受郝局长的邀请，故作镇定地上了郝局长专门为他安排的车辆，车内的舒适程度倒是符合军兵种司令员的待遇，只是葛涑广看不到窗外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

葛涑广被请到了一处不知名的建筑，在一个看似小会议室的房间里稍事休息，还有人贴心地送来了葛涑广在自己专车里专用的水杯，里面已经沏好了茶。和葛涑广自己的茶叶相比，这里的茶叶质量的确差了许多，不过品种倒是他平日里最喜欢喝的。

此时的葛涑广已经完全镇定了，他若无其事地在小会议室里踱着步，看看桌子，摸摸椅子，一脸的悠闲，一身的轻松，但心里一直在盘算着。

看现在的情形，只能兵来将挡，见招拆招了。就按原来想好的，不行就承认自己在处理和异性的关系上不够严谨，退一万步，最严重的情况下也只能承认自己贪腐了。自己把贪腐认下来，不要牵扯金素梅，保住了金素梅，也就是保住了自己。

葛涑广正在心里制定着战术，郝局长带着两个人进来了，依旧笑嘻嘻的。

“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火箭军司令员葛涑广上将。”郝局长首先把葛涑广介绍给自己的同事。

站在郝局长左侧的李秉文向葛涑广敬礼：“首长好！”

“葛司令员，这是我们二局侦察处处长李秉文少将。”郝局长依旧笑眯眯的，非常和善。

“李处长，你好！今天是私人时间，不用敬礼啦！”葛涑广一边还礼一边说道。

“葛司令员，这位是我们二局的副局长邱添中将。”郝局长介绍站在自己右侧的邱添。

“葛司令员好！”邱添并没有敬军礼，只是很礼貌地微笑着打招呼。

葛涑广愣了一下才想起打招呼。“噢，你好，邱副局长！”

葛涑广从来没听说过二局有这么一个人，这倒也不奇怪，二局的人员身份都是

保密的，但也没听说过二局有一名这么年轻的副局长啊！她看上去也就是 30 岁的样子，却已经是中将，没穿军装，一条粗大的长辫子从脑后垂到胸前。二局的人穿便装倒是也正常，这发型可是和内务条例的要求出入太大了。邱添立刻引起了葛涑广的注意，他心中暗想：不知这是何许人也，在二局里面能够晋升这么快的人，一定是个厉害的角色，搞不好就是一个大魔头。

“我们坐下说吧！”郝局长招呼着。  
“葛司令员，你一直盯着邱副局长看，怎么，之前见过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”

“没见过，应该没见过。我是看邱副局长少年才俊，而且着装和发型都不符合内务条例，纯粹是出于好奇，多看了一眼。你们二局是特殊单位，不能一概而论嘛，其中必有缘由。”

“还是司令员严谨，对待规章制度的觉悟比我们高啊。不过我们也是严守纪律的，邱副局长的着装和发型也是工作需要，军委和一号首长特批的。”

葛涑广觉得郝局长话里有话，明显是在敲打自己，还想用军委和一号首长压自己一头，但他并没有继续谈论这个话题，转而问道：“郝局长，这么晚了非要把我叫到二局来，有什么指示么？”

“葛司令员，咱们两个人军衔一样，可不敢说‘指示’两个字啊！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在二局。你和我都是柳莺的铁杆粉丝，当然是和你交流一下今天的演出啦！”

葛涑广忙摆手。“我喜欢听柳莺的歌不假，但不要听信外面那些谣言。”

“谣言终究是谣言。今天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嘛，看看人家夫妻配合的默契程度，看看那感情表达，是吧？那可真是不羡鸳鸯不羡仙，谣言不攻自破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葛涑广拿起自己的杯子，又放到了桌子上。“有些人啊，阴暗小人！总把别人往黑暗邪恶的方向想，天天无端揣测别人不说，哎，还造谣。其实说到底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，哪里来的那么多坏人啊。”

“的确是有一些躲在暗处的邪恶小人，其心可诛。”郝局长又把话题拉回到演出上。“葛司令员，今天的节目，你觉得哪个最精彩啊？我一直都喜欢看那个联唱的，就那么‘刷’的一下，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人啊，都会变的。有的人善变，越变越好，当然啦，也有的人善变，越变越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觉得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最好看，令我耳目一新，眼界大开啊！”

“我还是最喜欢联唱的那个节目。”

“嗯，那可是柳莺的招牌节目。一个月之前她在哈萨克斯坦首都演出，这个节目迷倒了不少当地观众。邱副局长去现场看演出了，现场反应相当的热烈，当时观众不让柳莺谢幕下台，观众不走啊！”

“哦哦，是吗，那挺好！”葛涑广的目光扫过邱添。

“怎么，葛司令员，你不知道那场演出么？盛况空前！”郝局长好奇地问。

“太忙了，没关注，没关注。”葛涑广喝了口水。

“后来柳莺的房间出事了，有人进去杀她，你听说了吧？”

葛涑广又喝了口水。“这事不知道，还有这事啊？当地治安这么差么？”

“是啊，太危险了，当时如果不是邱副局长和柳莺在一起，杀手就得手了。对了，你的秘书向文工团团长打听过这件事，怎么，秘书没汇报吗？这个秘书当的可真是够呛，瞎打听，不汇报。”

“好奇心吧，人的本性。回去我批评他。”葛涑广嘴上敷衍着，眼睛又瞟了一眼邱添。

郝局长摆了摆手。“要我说就算了，不用批评了。你的秘书非说是你让问的，还坚持说他汇报过了。我们李秉文处长越俎代庖，替你批评过他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，好好。没问题，该批评！”葛涑广清了清嗓子。看看杯子里的水不多了，他只啜了一小口水。

郝局长继续唠叨着。“不过要说你的那个秘书可是太脆弱了，这一点你还是要说说他的。一个大男人，秉文处长就说了

他两句，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嘴还不严实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往外说，连续说了好几个小时。秘书可是个关键岗位，是有纪律要求的。”

葛涑广知道自己再继续装糊涂已经没用了。

“郝局长，你请我来，不是为了说我的秘书吧。”

“不是说你的秘书。是想说演出来着。”

李秉文插了一句：“局长，演出刚才说过了。”

郝局长看了看李秉文，又看了看葛涑广。“说过了么？哦，好吧，那不说演出了，说说柳莺吧。邱副局长原来也在解放军文工团，说起来和柳莺还是一个团的战友呢，她们两个可是无话不谈啊。对了，葛司令员跟柳莺也挺熟吧。”

“刚才都说过了嘛，谣言，都是谣言。我是很喜欢这个演员的，也见过几次，仅此而已。”

邱添接过了话：“谣言止于智者，葛司令员是智者吧。我倒是有个问题啊，你既然喜欢柳莺，哦，这个演员，也有些交往，为什么要找杀手杀了她呢？”

葛涑广立刻瞪起了眼，也提高了声调。“邱副局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是说我要杀柳莺么？我葛涑广是谁啊？我会去杀人么？我要杀人也是用导弹去杀敌人！”

“葛司令员的身体真好，嗓音也亮，说话比我们的底气都足。”李秉文把几张照片放到葛涑广面前。“我估计您的眼肯定也不花，您看看，照片里的人您认识么？”

葛涑广拿起照片逐一查看。酒店房间，死者全身照，死者的面部照，死者头部两个弹孔，地毯上的血迹，一瓶经“典基安蒂”很眼熟，女式手包很眼熟，披肩也眼熟，首饰也眼熟，鞋也眼熟。

葛涑广放下了照片。“不认识。”这句倒是实话，他的确不认识那个杀手。



“这就是去杀柳莺的杀手，阿尔巴尼亚人。”李秉文补充道。

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人，钱，动机，这三条写在一张纸上，做一个简单的连连看游戏，就都清楚了。买凶杀人，直接指向葛司令员。”李秉文解释道。

“笑话，污蔑，诽谤。证据呢？”

“我们有资金流动的证据，有人员接触的证据，有人证，有口供。”李秉文拿回了照片。

葛涑广哈哈大笑，对郝局长说：“郝局长，你们不要拿杀人来恐吓我，逼我就范。既然你们想让我承认，那我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吧，我一时糊涂，抵挡不住诱惑，和柳莺的关系有些不太严谨，但这属于生活作风问题，不归你们二局管。回去我就向党委说清楚，请求处分。我都承认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”

郝局长也笑了，没有葛涑广笑的声音大，算是冷笑吧。“葛司令员说得对，生活作风问题的确不归二局管，但你心里应

该清楚，什么样的案子归二局管。如果只是买凶杀人，我们都不会插手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别着急走，搞清楚了，我们会送你去应该去的地方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们还想逮捕我么？”

“我们二局就没有逮捕这个说法。”李秉文语气冷淡地继续说道：“不过葛司令员，您的配枪先交给我暂时保管一下吧。杀手的照片您刚才看了，邱副局长手太快，还专打眉心，我怕万一有误会，我们谁都拦不住她。”

“我要给军委打电话！”葛涑广站了起来，从衣袋里掏出电话，但发现手机没有信号。

郝局长挥手示意他坐下。“就算你打电话，你觉得军委会有人接你的电话么？还是坐下吧。”

葛涑广沉吟了片刻，还是把自己的配枪交给了李秉文，接着又提出了一个要求。“我用一下你们的电话，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，给我的夫人。”

郝局长看了看葛涑广，说道：“有更方便的办法。今天你是早上出的门，金素梅不到中午就被请到我们二局了，有事可你以和李处长说，让李处长亲自传话，秉文记忆力特别好，保证一个字都错不了。对了，金素梅刚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也要求见你呢，就是不肯说找你什么事，估计也没有着急的事情吧，这不，一下午他们聊得都挺热闹，一直也没再提要找你的事。”

葛涑广刚要张口，郝局长伸手示意他不要说话。“葛司令员，你放心，你家里的花花草草都有人照顾。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只要不违反规定的，我们都会认真考虑，积极办理。”

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这算什么？你们把我，我夫人，秘书，警卫员，司机全扣留了，还私自进入我的家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李秉文依旧态度冷淡。“不止这些，我们还扣留了别人，进了别人的家和经营场所。我们二局是战区级单位，不缺人手。”

见葛涑广一直沉默不语，郝局长先打破了僵局。“葛司令员，我们二局一个局长，一个副局长，一个处长，三个将军陪着你坐在会议室里面，是对你的充分尊重，算是对你很客气，很照顾了，你可别错过了我们的好意。咱们把话说透了吧，男女关系，贪腐这些我们都不感兴趣。你也知道，二局是专职搞军事情报的，我们感兴趣的是间谍和情报。再让我说，就不算你自己主动交代了，会影响对你的处理。”

“你们这是在构陷我，你们没有证据，别拿这些大话唬我。”

这次郝局长的笑声爽朗多了。“葛司令员，这件事情不能侥幸，不能赌博，也不要意气用事。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我们就贸然惊动你，你觉得是咱们谁的智商有问题了？你可以质疑我们的智商，但最好不要怀疑二局的专业性。”

葛涑广面无表情，郝局长继续说道，但语速却快了许多：“我帮你复盘一下。你不应该去杀柳莺，人没杀成，倒成了我们的突破口。我再帮你梳理一下，供你参考。二局有个破译处，小二百号人还搞不

定你的十几条短信么？你怎么接受指令的？你怎么把情报传递出去的？金素梅充当了什么角色？你和金素梅周围的那些人都帮你干了什么？你的代号是什么？”

葛涑广的代号是“编钟”，他自己交代说就是那种古代乐器编钟。

葛涑广还交代，他接收美国指令和向美国传递情报是分开的。金素梅的一个打牌的姐妹把指令传递给金素梅，她再把指令传递给葛涑广，至于是谁给那个姐妹下的指令就不知道了。而向美国传递情报的时候，都是葛涑广把情报带到会所，交给一个做美国粮食大豆进口的宋老板，情报最终会传到五角大楼。

葛涑广除了依仗权势霸占了柳莺，还利用柳莺代替自己向五角大楼发送紧急加密情报。由于情报发送采用点对点方式，一旦暴露，会先查到柳莺，葛涑广还有时间周旋。紧急情报都是加密的，发后即毁又数量很少，近几年一直没有被注意到。

虽然挖出了“编钟”，但仍没有找到“秒表”，情况比二局预想的要复杂。

选择柳莺作为突破口非常奏效，葛涑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很快就全部交代了。他以为自己的一切都结束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郝局长提出让他和金素梅回家，葛涑广继续担任火箭军司令员，条件是今后他给美国国防部提供情报的内容和时机完全由二局决定，也就是成为二局的情报人员，双面间谍。

二局讨论对葛涑广和张卫恒收网时，邱添提出让柳莺留在文工团继续演出，同时提出把葛涑广和张卫恒两个人都发展成双面间谍，这样还可以同时保护美国五角大楼信息来源。

“柳莺可以。但双面间谍的想法不行，特别是这个葛涑广，这可不行！葛涑广的位置过于关键和敏感，后期对葛涑广的管理和操作风险也很大，容易失控。”关栋天第一时间就否决了。

郝局长感慨道：“火箭军内部都漏成筛子了，高层都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的部队怎么打仗啊，能打仗么？”

“这正说明火箭军的重要性，才使得火箭军成了敌人渗透的重点单位。我们的工作也的确是很被动，敌人不动，内奸不动，我们就很难发现啊，最后发现了，损失也早已经造成了。”关栋天说道。

没想到一天之后关栋天又同意了关于发展葛涑广为双面间谍的计划，报请中央军委后也得到了批准，发展张卫恒作双面间谍的计划也同时被批准。

为此邱添专程去了广州。但是张卫恒的代号是“银桦”，他也不是秒表。

高辅臣还是天天打太极，沈旺祖仍在到处放狠话，到底是他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是“秒表”，还是“秒表”另有其人，暂时没有答案。